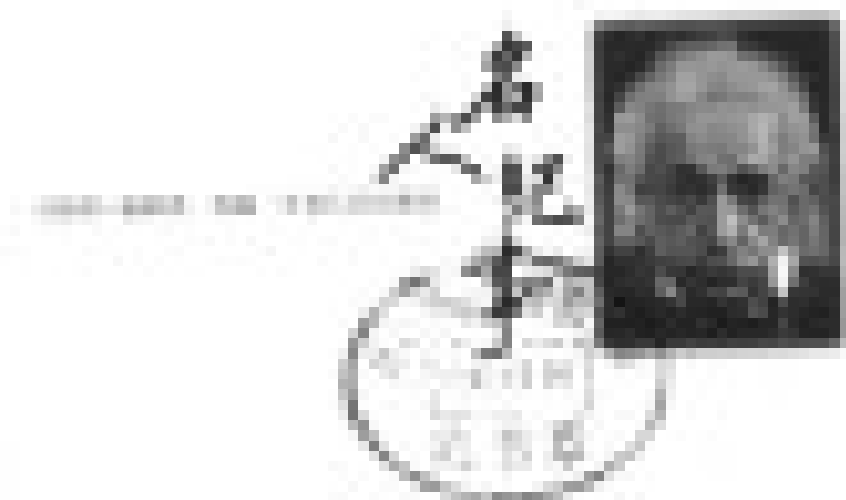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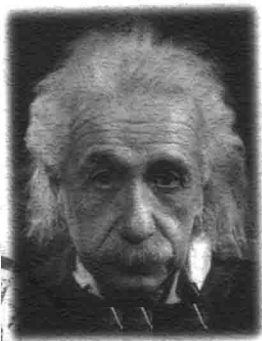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811/39

名人紀事



《读者》编辑部 选编 · 甘肃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伟人垂暮	董新启等 [1]
“吾貌虽瘦，必肥天下”	权 野 [9]
临危受命	达 万 [23]
一言难尽乔冠华	张 容 [29]
热血忠贞	权延赤 [41]
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日子	赵展鹏 吴晓武 [51]
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	方进玉 [57]
可怕的曾国藩	流沙河 [65]
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	梁 衡 [71]
魔镜里的钱钟书	张建术 [78]
陈独秀的幽禁岁月	毛 卓 [83]



中国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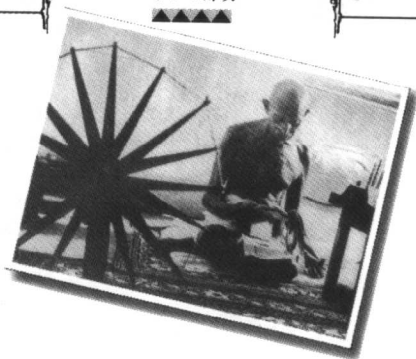


诚挚的爱	联海	[93]
巾幗英雄	裴之倬	[103]
钱学森归国	冯·卡门	[113]
萧红的爱情生活	许敏	[120]
且说胡适之	黄昌勇	[126]
丰子恺潇洒的一生	丰一吟	[135]
华罗庚传奇	梁羽生	[143]
回归人世的鲁迅	王家平	[155]
傅雷的最后一夜	郁木	[166]
我的爸爸曹禺	万方	[173]
七坛甘草梅	叶梦	[182]
徐志摩和陆小曼	刘海粟	[198]
狂狷诗人聂绀弩	黄樾	[207]

半个世纪的友情	高 岩 漆 露 [215]
台北识李敖	魏明伦 [224]
讲台上的幽默大师	郭济舫 [230]
小脚，辫子，英国诗	李国文 [237]
老舍的生与死	舒 乙 [243]
特级大师的奥秘	黎民良 [249]
男儿当自强	沙叶新 [254]
从刺客到被刺的汪精卫	闻少俊 丁贤俊 [269]
中国的“鲁滨逊”	卓东明 [277]
将军泪	刘亚洲 [291]
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	佚 名 [303]
叶乔波——中国精神	吴 航 [311]
我家老二——三小姐	陈嗣庆 [319]

圣雄甘地	佚名 [328]
名人名爱	赤水 [335]
硬汉海明威	宋毅田杰 [341]
勇于为爱情献身的总统	陈海宏 [349]
艺术拯救了他	关鸿 [353]
爱的自杀	万成才 [360]
叶赛宁的爱情悲剧	王仲典 [367]
生死情爱	余凤高 [375]
吉·德·莫泊桑	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 [384]
“狂人”画家凡高	刘世忠 [389]

外国部分



- 肖邦的爱情和音乐创作关 鸿 [398]
- 传奇人物艾柯卡周 谦 [403]
- 命运多舛的女人吉尔贝特·贝诺—格拉齐亚尼 [410]
- 侦探之王吴 然 [417]
- 纪念章与表链坠子王业伟 [422]
- 印象派大师莫奈Janet Graham [427]
- 法国谍王——戴戎唐 宋 [433]
- 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亨利 达纳·汤姆斯 [442]
- 贝利亚死亡之谜夏道源 [447]
- “伊伏娜大婶”让—玛丽·雅伏龙 [455]
- 迪斯尼和他的王国简 方 [460]
- 诺贝尔的罗曼史纪 元 [465]
- 黛丝蕾与拿破仑安娜玛莉·蒲林格 [471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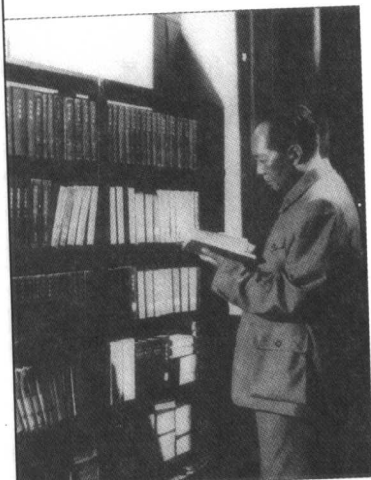
新加坡的“设计师”	庄礼伟 [481]
祝福我吧	王业伟 [489]
“他是真心爱我的”	佚名 [497]
华莱士传奇	查尔斯·费古森 [503]
哈式急智	朱永安 [513]
她的诗和爱情	方平 [519]
点石成金的人	佚名 [526]
圆舞曲之王	汉野·范特尔 [535]
暴君尼禄	吴然 [550]
永恒的和神圣的	佚名 [556]
生死攸关的签证	吴建华 [561]
一份影响历史的心理报告	永安 [566]
划时代的英雄	潘涛 [573]

伟人垂暮

——1976年1月的

毛泽东

●董新启等



毛泽东在庐山

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和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是夫妻。1976年1月1日他们访华。出乎他们的意料，毛泽东要见他们。说实在的，不少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，都难得见上毛泽东，而他们只是卸任总统的儿女，又是一般美国人，能得到如此荣耀，确实喜出望外。

戴维和朱莉在结束对毛泽东的会见之后，乘着红旗牌轿车沿着南海奔驰。戴维默默地坐着。朱莉问：“你对他有什么印象？”戴维足有5分钟没有开口。来到长安街了，戴维说：“10里之外，就可以呼吸到他的

个性。”

—

当戴维第一眼看见毛泽东的时候，竟微微涌上来一股心酸的感觉。他的客厅里很暗，有人影，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之中。

随着戴维的走近，一些灯相继打开，毛泽东便毫无遮拦地出现在客人面前。

他显得很苍老，比他的年龄苍老得多，比人们的想象更加苍老。他的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，头发有些乱。嘴张着，还在动，仿佛在艰难地吞食着空气。

戴维和朱莉快走到他身边了，一个女护士用手去梳平他的头发。他开口了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“我在看您的脸。”戴维说，“您的上半部很……很出色。”

听完译员的翻译，他说：“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。”

美国人谈到他时，很爱使用一个字眼：巨人。尽管他们不那么尊重他，但绝对把他看成一位巨人。砸碎一个旧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。他砸碎了，而且相当彻底。可现在，巨人垂垂老矣，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。

他们握手。戴维的心一动，他的手不老，很光滑，很温暖，很柔软，甚至有点过分柔软了。

这就是那只曾经握住中国历史的手吗？

戴维凝视着他，他依旧坐在沙发里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得居高临下了。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他。其实，从这个角度



1975年12月31日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·艾森豪威尔。

看他，能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，戴维此时正有这种感觉。

他对戴维说：“中国人的脸孔，演戏最好，世界第一。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，美国戏、苏联戏、法国戏。因为我们鼻子扁。外国人就不成了，他们演不了中国戏，他们鼻子太高了。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。”

戴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，脸放晴了。照相机快门声炒豆般地响成一团。霎时，客厅里一片白。

二

他们在他身边坐下，朱莉拿出一封信递给他：“我爸爸给您的。”

“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？”毛泽东问。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好好保养他的腿。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。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。”

戴维插话：“他已经不是总统了。”



“我乐意这么叫他。”他说。戴维无语。

“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？”他接着说，“有什么了不起？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，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？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！”

戴维说：“这个问题很复杂，关系到西方政治。”

“西方政治？那是假的。”

戴维耸耸肩，明知说也没用，干脆退却。

可他不退却，转而对朱莉说：

“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，说我想念他。”

“我这句话，可以登报。”他补充道。

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。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了，而是说给两亿人听的。那不是普通的两亿人，那是两亿座大山。

“现在，在美国，”戴维沉吟道，“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。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。”

“好，”毛泽东说，“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。”他略加重语气，“马上。”

戴维的脸拉长了。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——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前总统的女婿。

毛泽东又转向朱莉：

“信里再加一笔，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。”

戴维把嘴唇紧咬着，为的是不让一句热腾腾的话迸出来：“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主席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，你们会做何感想？”他把这句话杀死在肚子里。



“刚才在来的路上，我们看见很多人听广播。”戴维说，“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。”

“那是我1965年写的。”

“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，然后才是诗人。可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说，您首先是诗人。在延安时，您同她谈过诗。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，那句话，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。您记得您说的什么？”

几乎是40年前，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说：“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？”他指着自已，声音提高了一倍：“这儿就有一个！”

此刻，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，喃喃道：

“这儿就有一个。”

“您的诗有很多读者，”戴维说，“但相比之下，您的著作读者更多。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。”戴维想说：“比《圣经》印得还多。”但斟酌一下，改了口：“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。”

“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。”

“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，并改变了世界。”

“改变了世界？”他笑了，“不可能。我没有那个能力。你瞧，”他朝沙发右侧努努嘴，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，“地球那么大，大得像个西瓜，怎么改变得了？”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，“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。”

戴维笑了：“说得好。”

他突然问戴维：“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？”

“不习惯。基辛格说，美国人一吃中国菜，肠胃功能就不正常。”

“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，尤其是在北京。”毛泽东顿了顿，“只有在战争中，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。”

“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。”

毛泽东提高声音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。”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。

“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？”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。

“那是瞎说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很好斗。”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，补充道，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！”

“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，和谁斗呢？”

“不打仗，也有敌人，各式各样的敌人。”

“按我的理解，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，是这样吗？”

他向戴维送来一瞥，笑笑，笑得很神秘。

“不，错了，恰恰相反，我喜欢右派。你岳父算右派吧？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，我投了你岳父的票。戴高乐是右派，希思首相也是右派，我喜欢他们。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。”

四

一个女护士走进来，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旁的茶几上，盘里有一杯黑水和几粒药片。

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名声很响的中药。女护士把药片放在他嘴里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。他呷了一口，皱眉，显然极苦。女护士毫无表情地保持着原有的动作。他呷第二口，微微一



动，中药溢出来一些，他胸前顿时湿了一片。

他对护士说：“你去吧。我自己喝。”

“一定要喝。”

他点头，几乎是顺从的。

护士走了。他抓住杯子，手抖得很厉害，仿佛抓着一块冰。他握住杯子，不动作。隔了许久，他把杯子举起来了。晃动，剧烈地晃动，好像要坠落下来，最后稳住，再晃动，再稳住。那只在挣扎。

客厅里一片宁静，让人心里发慌。渐渐地，他脸白了，戴维的脸也白了。他举的是一杯药吗？绝不是，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。他把药喝光了。戴维觉得，这是一种完成或完善。

他深深地望着空杯子，目光是伤感的。

“我老了，我的负担太重了。”

“您的心仍然年轻。”戴维说。

他仿佛没听见戴维说的话，许久，才喃喃道：

“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，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。”

五

空气太紧张了。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：

“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：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。”

“美国？”他轻轻地说，把脸转向沙发右侧。地球仪显得沉着而含蓄。面对他的是世界最大的孤岛澳大利亚。“我不想去澳大利亚，我想去美国。”他说，“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。”

“40年前，您对埃德加·斯诺说过，”戴维说，“您渴望去美国旅行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。”

“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，”他说，“因为离中国最近。”

“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？”

“到美国去要坐飞机，他们不让我坐飞机。”

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”戴维说，“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，而且都是去苏联。”

他点头。

戴维说：“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，您真应该去。”

他缓缓开口：“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。”

会谈快结束了，他的一只眼睛几乎是闭着的。

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：

“祝您健康长寿。”

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，一脸警惕的神色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但他很快又闭上了眼。他面前这两张白色的面孔毫不做作。

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。他被搀扶着，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走动。

“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，”他对戴维说，“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。在延安时，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，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，是一包红辣椒。他送的枪炮和物资，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。我送的红辣椒，却是我亲手种的。我们打了个平手。”

□

（原载《毛泽东与海外人士》一书，摘自《读者》1995年第7期）

“吾貌虽瘦， 必肥天下”

——周总理逝世经过

●权 野



周恩来

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，
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
诚。

—

1972年初，也许更早些，周
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。专家们会
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，我
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
工作。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，
少则一二小时，甚至几十小时不
合眼。

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，他不
干。他望着医生，目光阴郁、镇
定，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